

巧斷垂金扇

(北京評書選)
段興云述 黃存洲記
北京出版社



巧 斷 垂 金 扇

(北京評書選)

段 兴 云 述

黃 存 洲 記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北京評書《济公傳》中的一个段子。

《济公傳》是北京評書中傳統节目之一，也是个有趣的神話傳說。書中的济公是个罗汉下凡，他神通广大，对許多事情都能先知，时常装成贫穷的醉汉模样，抑强扶弱，消除惡人坏事，受到人們的尊敬。書中有优秀的傳說故事，也有精采。

这里选的《巧断垂金扇》是比較优秀的一段，写济公帮助知县，惩治了惡霸卞虎用金扇陷害穷書生李文龙和寒子罗秀英的故事。說明了惡霸欺人的可恨，和济公帮助弱者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精神。

巧断垂金扇 (北京評書选)

段兴云述 黄存洲記

北京出版社出版 (北京东单德胜胡同3号) 北京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开本: 787×1092 1/32·印張: 2 2/16·字數: 43,000

1958年2月第1版 195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: 1 32,000册

統一書号: 10071·225 定价: (6)0.19元

南宋时候，浙江绍兴府蕭山县北門外，美廂北口往东一里多地，住着一个姓李的，名叫李文龙。自幼父母双亡，也沒有兄弟姊妹，就是他哥兒一个。娶妻罗氏，名叫秀英。跟前一个小男孩，年方三岁，乳名伶郎。李文龙是个念書的，为人忠厚誠实。罗秀英不但模样長得美，并且非常賢惠。夫妻倆沒抬过杠，沒拌过嘴，感情別提够多么好啦。他們住的是独門独院兩間北房，院子挺大，还有个后門。为什么这么寬敞的地方才盖了兩間房呢？提起来这是当初李文龙祖上遺留的一所大房，在李文龙完婚以后，不幸着了一把火，虽說沒有伤人，可是把房子都燒光啦，东西物件也全毀啦。李文龙那时候多多少少还有点积蓄，对对敷敷地又盖了这么兩間房，又現买了点兒应用家具。里間屋前檐有張床；后檐木架子上有兩只箱子。外間屋靠北牆有張八仙桌，东西有兩把椅子；东边那把椅兒兩条腿兒，后头拿磚支着；西边那把椅子三条半腿兒，那半条腿兒拿繩兒綁着。西面有个旧書架子，上边放着很多的旧書。靠南边有張抽屜桌，抽屜里头搁着什么鑲面杖、切菜刀、鏟子、筷子，各样应用的东西；桌底下是盆鍋碗罐。自从着了那回火之后，他們就这样簡簡單單的，日子可就过的一天不如一天啦。虽然有点兒积蓄，架不住坐吃山空。李文龙是个文人墨客，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籃，整天价抱着書

本念“子曰”，日不进分文，每天的生活可就發了愁啦。他打算托人找个事做，一时半会地也找不着。罗秀英跟丈夫商量要出去给人家当女僕，李文龙又不願意。他才想了个主意，跟鄰居借了倆錢，买了点紙，买了几只画笔，买点顏色，在家里画几張画兒，上城里头卖去。头几天倒是不錯，每天卖个三吊兩吊的，拿回来交给罗秀英过日子；后来不成啦，卖着卖着就没人买啦。遇見熟主願讓一讓；

“二大爷，您买我几張画兒呀。”

“李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家里都貼滿了，不买啦。”

就这么說吧，李文龙的画兒是卖不出去啦。他又想了个法子，改为卖字。要有什么买房子、卖房子的，买地、卖地的，给人家写写字，办办手續，又给人家写个来往書信，写个喜庆对联什么的，倒是对付着能够維持生活。可是日子一多也不行，小小的一个蕭山县，哪兒那么些个买卖房地 的哪？写書信、写对联也不能天天有啊。十天半个月地不开張，这个日子怎么过呢？罗秀英心里很着急。李文龙咳声嘆气，瞧了瞧罐子里头还有点米，將够今天早飯吃的，晚飯还得現想主意。罗秀英把火生着了，熬了一鍋粥，到街上給伶郎买了两个燒餅，夫妻二人喝了点粥，就算把早飯吃啦。李文龙越想越别扭：“不能养妻贍子，怎算是个男子汉！”叫道：

“妻呀，我們的日子沒法过啦，倒不如死了的好。咱們两个人帶着孩子往河里一跳，以了此生吧！”

“你說什么？”

“我們一死不就逃出去了吗？省得受罪呀。”

“呸！你瘋啦？你这不是胡說八道吗！你还是讀書認字的

• • •

人哪，这不是越念越糊塗嗎！就算咱們兩個人死了，倒沒有什麼；孩子呢，招誰惹誰啦？跟着咱們一塊兒死，咱們居心何忍哪！”

李文龙听罗秀英这么一說，把头一低，無言可答。

罗秀英接着又說：“你听我跟你說。常言說的好：‘勞沒扎住根，富沒長着苗。’誰叫咱們遭了一把天火，又赶上这个年头哪！不要緊的，咱們不至于餓死。一时困难住啦，你就这么胡思乱想，那有什么用呢。我不是托了隔壁周二叔了嗎？人家不是都应許了給你找个事做嗎？說是等个十天半个月就下来了，那你还着什么急哪？”

“話虽如此，可是眼睜睜地咱們就沒的吃了，跟街坊借的錢也都沒还，不能再跟人家借啦。十天半个月的怎么等啊？再說，事由下得来下不来，那哪有一定啊！”

“不能，不能。人家周二叔不是說瞎話的人，既然应了咱們，就不能不給咱們办。你放心吧，决沒有錯兒。”

“那么就算是能成，这些日子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先別着急，我早想好了一个主意啦。”

“你有什么好主意？”

“我打算多借一点錢，够咱們墊办一个来月的，你的事还下不来嗎？”

“你說的倒好，哪兒借去呀？”

“我上我娘家借去。”

“行嗎？”

“我想不至于不行。不行再說。”

“好吧；那你就去借一借試試。能多借点更好，不能多借

就少借点。实在不成，咱们再另想法子。”

夫妻俩商量好了，罗秀英这才抱着孩子由打家中出来一直奔东关，上娘家借钱去啦。

书中交代：罗秀英的娘家只有一个继母孙氏，是再嫁到罗家的。过了门才半年，罗秀英的父亲就死了。孙氏一个人承受了罗家的遗产，有三十多亩地，身底下有一所小房，日子过得挺富裕。只因罗秀英秉性刚强，又和她继母不大和美，以前就没有到娘家来求过她继母，现在真是没有别的路了，才想去求继母帮助帮助。抱着伶俐，来到东门关厢路北头一条胡同，路东里过道门，罗秀英上前一叫门，里面有人问：“谁呀？”

罗秀英一听，是继母孙氏的语音，答应一声：“我呀。”

孙氏把门开开，一看是罗秀英，微然一楞，说：“哟！敢情是姑奶奶呀，这可是不常来的人，今儿个是想起什么来啦？……”

“娘，我来瞧瞧您。您倒好啊？”

“嗨，好什么呀，简直的一天不如一天，对付活着。来吧，咱们里头说话儿，外边风挺大，别让孩子着了凉。”

罗秀英抱着伶俐进来。孙氏回手把街门关好，来到院中高声说道：“姑奶奶，咱们东里间说话儿吧。”

罗秀英抬头往北屋一看，好像有两个人一晃儿进了西里间啦。心里想：这必是继母家里来人啦，也没怎么介意。孙氏把罗秀英让到东里间，罗秀英抱着伶俐坐在床上。孙氏给倒来一杯茶，搁在桌上，说：“姑奶奶，喝点水吧。伶俐都长这么大了？”

“可不是嗎，兩生三歲啦。伶兒，叫姥姥。”

伶郎拿小眼睛瞧了瞧孫氏，“哇”地一聲就哭了。羅秀英把伶郎攬到懷裏說：“這孩子，怎麼跟姥姥認生啊！”

“姑奶奶，你哄哄他吧。總不上姥姥這兒來，瞧着姥姥有點別扭，是不是啊？”

羅秀英把伶郎哄得不哭了，孫氏這才問道：“姑爺倒好啊？聽說他發了財啦。”

“喏！別提啦，您姑爺他這些日子不好得厲害，整天閒着。不瞞您說，我們真困難住啦。我托人給您姑爺找個事做，人家倒是應啦，可是還得等些日子。我想跟您說說，您得接濟我們這一步，打算求求您借給我們三兩二兩的，我們墊補些日子。等您姑爺找着事，再加着倍地孝順您。”

“喲！姑奶奶，你說什麼？讓我借給你們三兩二兩的？那我哪兒辦的了啊！你想想，由打我到了你們羅家門兒，半年多你爸爸就沒啦，扔下我一個寡婦，地裏又不收成，我是吃一口少一口，花一個少一個，我哪有那個份兒借給你們哪！再說，救急也救不了窮啊。你們照這樣兒多嚙是個了手呢？真是的，我真替你難過！”

羅秀英听孫氏這麼一說，分明是報苦窮，錢是借不出來啦，心里非常難受，眼圈一紅，眼淚在眼圈里轉，不好意思掉下來。

孫氏一看羅秀英要哭，這才說：“姑奶奶，你也甭難過，我也不能不管你們，這麼辦吧，你大老遠的來了一趟，我能让你空着回去嗎？我這兒就有兩吊錢，你先帶回去。”孫氏說着話由櫃抽屜里拿出來兩串銅錢，放在床上，接着又說：“等三

兩天我給你們想法拆兌拆兌，再湊點兒給你送去，你就不用再来啦。能多湊更好，湊不了那么些个，也得够你們墊补十天半月的，还不成嗎？”

罗秀英一想：兩吊錢够干什么的？連三天都花不了。有心不要吧，听孙氏还有个后口，能再給湊点，哪能不拿着呀。这才叫道：“娘，好極啦，讓您多分心啦，您千万給我們再想个办法，多湊点才好。”

“你放心吧，做媽媽的不能冤你，說到哪兒办到哪兒。可是湊多湊少，我不敢說一定，反正我給你紧着办。”

“好吧，娘，那我謝謝您啦。”

“姑奶奶，你也不必多礼。我告訴你，这我是完全冲着你，不然的話，甭說三吊兩吊，就是一文錢，要冲李文龙我都不借，他没拿我当个老家兒。姑奶奶，我說這話你可別惱，就憑你这么个体面人兒，跟他受这样委屈都怪冤的。他簡直是个書呆子，什么事都做不了。你得跟他受一辈子罪！”

“您也不能这么說。您想，他是个文墨人，就懂得念書写字，讓他干什么去哪？誰也有困难住的时候，这也不能怪他。要是找个事，写写字、管管賬什么的，他也并不是做不了。……”

“是不是，我一說姑爷不好，姑奶奶就不爱听？其实是我說話嘴直，我也为的是姑奶奶你呀！”

“得啦，娘，您說的話我不是不明白。您甭管冲着誰啦，您也得帮忙，只当您疼顧您小外孙子啦。”

“我也就是这么說說，我能不心疼你們娘兒倆嗎！”

“是啊，您不心疼我們誰还心疼我們哪。好吧，娘，就这

么办吧，您替我們多分心多受累啦。我也該回去啦。”

罗秀英抱起伶郎，拿上兩吊銅錢，跟繼母告別。孙氏送至門外，瞧着罗秀英去远，这才进来把門关上。

不提孙氏。單表罗秀英回到家中，把孙氏借給兩吊錢，还应許三兩天想法再給湊点兒的話对丈夫学說了一遍。李文龙一听，觉得孙氏这回还是真不錯，心里反倒十分感激。書不重叙，他們這兩吊錢过了兩天就花沒了。到了第三天，早飯吃的是昨兒个剩的，就盼着孙氏今天給送錢来。等到太陽都快落啦，孙氏也沒来。夫妻俩正在發愁，忽听外边有人叫門。李文龙出去开門一看，是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。李文龙問道：“你找誰呀？”

“您是李文龙李先生嗎？”

“是啊，有什么事嗎？”

“李先生，我是北門里头兴隆綢緞店的徒弟。因为我們櫃上先生回家啦，我們掌櫃的打發我来請您給写一付寿联，还有一封回信。您受点累吧，到櫃上去一趟。”

“噢噢，好好，你等着，我拿笔袋去。”

李文龙来至屋中跟罗秀英說：“城里头兴隆綢緞店請我写寿联，还有一封回信，这号买卖怎么着也得掙个十吊八吊的，他們絕不能少給。你甭着急啦，够咱們过三天五天的。”

“那好啦，你就赶快去吧。”

李文龙拿上笔袋出来，罗秀英跟着把門关上。小徒弟头前引路，李文龙后面跟随，进了北門，来到兴隆綢緞店。李文龙一看，櫃上的人正在吃晚飯。小徒弟跟掌櫃的說：“把李

先生請來啦。”

大伙都讓：“李先生，您一塊湊個熱鬧吧，來來來，您這邊坐。”

李文龍沖大伙一抱拳說：“諸位請吧，諸位請吧，我偏過了。”

常言說的好：“讓人听口，拉人看手。”大伙讓李文龍吃飯，也就是面子事，其實李文龍連早飯都沒吃飽，甭說晚飯啦，人家這是虛讓一讓，李文龍可不就得說“偏過了”嗎？只得坐在一旁等候。掌櫃的吩咐小徒弟：“給李先生沏茶，把那個小茶壺兒燙燙，把好茶葉續兩包。”

小徒弟把茶沏好，悶了悶，給倒上一碗。李文龍一瞧茶的顏色都挂了碗啦，跟醬油差不多，不好意思不喝；等到喝完了這碗茶，由嗓子眼直到小肚子，“咕嚕嚕嚕”這個响啊，真跟小鉄刷子一樣。小徒弟又給倒上啦，李文龍一擺手說：“不喝啦。”因為沒吃晚飯，肚子里沒本，不能再喝啦。等着人家把晚飯吃完，家伙撿下去，淨了桌面，天都黑啦，李文龍心里說：這就要寫對聯啦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由打外邊進來一個人，跟掌櫃的說：“請李先生沒請啊？要是沒請，就甭請啦。東家在南櫃上把對子寫啦，讓我告訴您一個話兒。”

這個人說完了就走了。李文龍一听，轟的一下子，心里說：連寫付壽聯的盼望都沒啦，等了這麼半天，末了吹啦！心里頭別提有多麼難過了，可是又說不上什麼來。掌櫃的過來給李文龍作了個揖，說道：“這是怎麼說的！沒想到我們東家在南櫃上把壽聯寫啦。李先生，對不起您，讓您白跑了一

趟。得啦，等改天再求您的時候，我們再加倍酬謝您吧。”

“沒什麼，沒什麼。那我就回去啦。”

“徒弟，把燈籠點上送李先生回家。”

小徒弟把燈籠點好。李文龍說：“把燈籠給我吧，你不用送我啦，天這麼晚啦，把你再關到城外頭，我那兒又沒地方住，那不更麻煩嗎。燈籠我提拉走，等哪一天我進城的時候再給你們帶回來。”

小徒弟很樂意，省得黑天半夜又走個來回兒啦。掌櫃的說：“那好吧，李先生您慢慢走吧。”

李文龍打着燈籠出了北門，走在關廟中間，忽然一陣風把燈籠刮滅。李文龍咳聲嘆氣地只顧低著頭往前走，“砰”地一聲撞在樹上，把腦門子撞了個包。自言自語地罵道：“真倒霉！這是熟道兒啊，一天不走不走地也要走幾趟。怎會撞到樹上哪！”因為他低著頭走道兒，天又黑，燈籠又滅啦，心里又盤算事，走着走着就斜下去啦，怎么不撞在樹上哪！李文龍叨叨念念地來到自己門前一叫門，羅秀英給他出來開門，一看丈夫提拉著一個滅燈籠，垂頭喪氣，不知是何緣故，沒敢多問，只說了一句：“你回來啦？”李文龍點了點頭。羅秀英把門關好，夫妻倆來到屋中。李文龍把燈籠放在一旁，瞧八仙桌上蓋著一個布單，熱氣騰騰的，過去掀開一看，是一大盤子包餃子，連醋碗蒜碟都預備好啦。李文龍心里好納悶，可就問羅秀英：“誰給咱們送來的餃子呀？”

“誰能給咱們送啊，是我給你現做的。”

“咦！咱們不是沒錢了嗎？你哪兒的錢哪？”

“你剛走，娘就來啦，給咱們送來二兩銀子，又給咱們兩

吊錢，很客气地說讓咱們先墊補花着。我讓她給抱着伶俐，我去到东边小鋪买趟茶叶，給她沏点兒茶喝。等到我买回来，她說甬沏茶啦，一点兒都不渴，家里沒人，赶紧得回去。我一想，說的也是，就沒敢再留。她就走啦。她走后，我就給你做了一頓包餃子。”

“你从前总說你娘不好，瞧起这个来，人家是不錯。虽說不是亲的，能够这么关心，真給咱們办到啦，这就很难得。”

“可不是嗎！我想她也許是想开啦：除去咱們，她还有誰？將來她叶老归秋，也得用的着咱們，是不是？因为你老不上她那兒去，她还不乐意你呢。赶明天，你有工夫到那兒瞧瞧她去，就手兒給她道个謝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吧，明天我去一趟。”

“餃子都要凉啦，你快吃吧。我們都吃完啦。”

李文龙把笔袋摘下来搁在書架子上，挽了挽袖子，坐下吃餃子。也搭着真餓啦，風卷殘云一般，把一大盤子餃子全吃啦，一个也沒剩。罗秀英看丈夫吃完，把家具收拾开，拿抹布擦着桌子，这才問道：“兴隆綢緞店的寿联写了嗎？”

“喏！別提啦，把我給气坏啦。到那兒等了一个够，天都快黑啦，南牆上来人說他們东家在南牆上写啦，那我只好就回来吧。走在半道兒，灯笼又灭啦，我心里头又惦念着家里沒錢，沒留神撞到树上了。你瞧，把我腦袋撞了一个包，你說丧气不丧气！”

“喲！这是怎么說的，他們这不是成心拿人耍笑嗎！得啦，不写也不要紧。你也甬着急啦，有娘給送来的这个錢，足够咱們过些日子的，等你事由下来，也就接續上啦。”

夫妻倆說着話兒，伶郎醒了，羅秀英進里間屋躺在床上給孩子吃奶。李文龍自己燒了点水，沏了点茶，喝了一碗，在燈下看書。因為餃子吃多啦，有點不舒服，覺着肚子里翻不開身啦，站起來到院子裡活動活動，消化消化食兒。溜了几个彎兒，肚子有點疼，打算解個大手再睡覺。進屋來把燈籠点上，提着燈籠到房後頭去解手。剛蹲在後檐牆根底下，把燈籠放在身旁，忽听有人叫後門，“拍達拍達”响了兩聲。當時吓了一跳，心裡說：“這時候誰叫後門哪？”赶忙站起來，把中衣掖上，來到後門兒切近，听了听，外邊有人叫道：“娘子開門來，娘子開門來！”

這時李文龍一听，心裡有點懷疑啦，輕手輕腳把上下扞關拉开，出來一看，只見門旁黑影里站着一个人。李文龍剛要問他找誰，那个人瞧見李文龍出來，說了一聲：“哎呀不好！”轉身撒腿往東就跑。李文龍更疑心啦，隨後就追。這時候月亮都挺高啦，照耀如白晝一般。大月亮地，李文龍的胆子可就壯起來啦，追到東口，叫後門的那個人拐彎往北跑。北邊不遠，有個樹林。李文龍在後邊緊趕，眼瞧着就把他追上了，就听“叭噠”一聲，由那人身上掉下一物，那个人可就進了樹林啦。李文龍追進樹林，再找那个人，沒有啦。樹林子裡頭挺黑，李文龍有點胆怯，恐怕被人暗算，不敢再找，翻回來把那个人掉的东西撿起來一看，是一個藍布的小包兒。這才拿着往回走，進了後門，把上下扞關扞上，到後檐牆把燈籠提起，到了屋中，吹灭了燈籠。在燈下打開布包兒一看，是三張紙裹着一付赤金帶墜子的耳環。再看三張紙上都有字，拿起頭一張來一瞧，上面寫的是：

难分难舍甚牽連，云雨归来夢里欢。

学生至此無別干，特与娘子送墜环。

李文龙看完了这头一張，臉色气白啦。又看第二張，上面写的是：

学生前日約佳期，娘子恩情我尽知。

同去焚香拜月老，但希長久作夫妻。

看完了这第二張，李文龙咬牙切齿，憤恨难当。再看第三張是一首“西江月”，上面写的是：

前寄錫墜小扇，略表学生心田，

贈与娘子要收严，莫叫尊夫看見。

約定佳期有日，后門暗画白圈，

娘子恩情重如山，願作夫妻永远。

李文龙看完了这第三張字柬，只气得渾身战抖，眼睛都瞪圓了，連忙又把灯籠点上，出来开开后門，拿灯籠一照，只見門旁东边牆上果然画着一个白圈。李文龙罵了一声：“好一个無耻的賤人，我焉能饒恕于你！”提着灯籠进来，关上后門。来至屋中，吹灭了灯籠，坐在椅子上呆呆地發楞。想够多时，忽然点了点头，站起身形，来到里間屋，打开上边那只箱子，把里头的旧衣裳和零七八碎的东西乱这么一翻騰。罗秀英本来已然奶着孩子睡着啦，李文龙出来进去地这么一鬧哄，她也就醒啦，伶郎也不睡啦。罗秀英听見李文龙開箱子找东西，就說：“你怎么还没睡呀？你找什么哪？”

李文龙并未答言，仔細查找，瞧見箱子东北角有个藍布包兒。伸手拿了出来，把箱子蓋上，来到外間屋，打开包兒一看，正是一付包金的鑷子，一把洒金扇，扇軸兒上垂着一个赤金的小扇墜兒。李文龙把这兩件东西搜出来，更証实妻子罗秀英有了外遇啦。想到：夫妻感情，从前够多么好！一旦之間，她会改变了心腸，必是因为現在我穷了，她不能忍受啦，才作出这样苟且的事来。“画人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他們迟早許把我給謀害了也未可知。李文龙越想越生气，不由得怒从心上起，惡向胆边生，这火兒实在压不下去啦，一时情急，忙着把搜出来的鑷子、扇子跟撿来的墜环，連三張字柬，包在一塊，揣在怀中，走到抽屜桌前，拉开抽屜，伸手抄起切菜刀，奔到里間屋，一瞧，罗秀英头朝西面向南躺着給孩子吃奶哪。李文龙来到床前。用手一指，罵了一声：“不要臉的东西，要你何用！”举起切菜刀，要砍罗氏。就听孩子“哇”地一声哭啦。因为罗秀英臉冲里躺着，看不見李文龙举刀，可是孩子看見啦。三岁的伶郎也懂事啦，虽說屋里的灯光不怎么亮，小孩兒眼睛尖，瞧見他爸爸举着刀，瞪着眼，嘴里还叨唠着，臉上那个样兒太难看啦。伶郎一害怕，“哇”地一声就哭啦。孩子这么一哭，李文龙可就下不去手了。这个时候罗秀英也听見李文龙說的話了，一轆轤身兒就坐起来了，一看丈夫手里拿着刀，当时就吓坏了，站起来便往西边退，惊慌失色地說：“哎哟！你这是怎么啦？你你你你干什么拿刀啊？”

“我要杀你！”

“什么？你要杀我？你……瘋了嗎？”

“我沒瘋，你才瘋了哪！”

“你沒瘋为什么要杀我呀？我……又沒有該死的罪过。”

“嘿嘿！你倒是沒有有什么不对的，你做的事太好啦，真叫对得起我！”

“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，对不起你？”

“你做的事你自己不知道嗎，反来問我？咱們兩個人夫妻一場，你要不把我逼急了，我也不能这样。我本想一刀將你杀死，我也不活着啦。孩子这么一哭，我怎能下手。……”

罗秀英听丈夫說的这话，摸不着头脑，哭着說：“这都是哪兒的事啊！你……到底为什么呀？”

“你也不用这么装模做样，你出来，咱們有什么話到外間屋去說。”

李文龙来到外間屋，罗秀英抱着伶郎跟出来。孩子吓得也不敢哭啦，罗秀英淨剩了哆哆嗦。李文龙把切菜刀往桌上一扔，由怀里把藍布包兒掏出来，打开叫罗秀英瞧。气哼哼地說：“你瞧瞧，这就是你做的好事！你真叫对得起我！”

罗秀英一看，是一副耳环，一对觸子，一把扇子，还有几張字柬，連忙問道：“这些东西是哪兒的？”

“你問我是哪兒的，你不知道嗎？这副耳墜子跟三張字柬先甭提，我先問問你：这觸子扇子、是什么人送給你的？你說說！”

“喲！这可是沒有影兒的事情，我哪有这个东西呀！誰能送我这个呀！你得說說这是怎么档子事。”

“好啊！你还跟我裝傻。你不說，我說。剛才我在后边解手，你那情人叫后門，說：‘娘子開門來。’我開开后門。他瞧見我撒腿往东就跑。我就追他，追到北边树林，由他身上掉